



话渔·画渔 (70)

## 虾笼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中学语文课上，听老师讲孙犁的《荷花淀》，水生女人编织芦席的情景总让我有似曾相识之感。可一时又想不起来，直到有一天去外婆家，看到许多渔人编织下笼，这才恍然大悟。

“渔人坐在河边，手指上缠绕着柔滑修长的竹篾子。竹篾子又薄又细，在他们怀里跳跃着。”这不就是《荷花淀》的又一本吗？只是编下笼的大都是渔翁罢了。

把竹劈成篾是需要技巧的，要经过破竹、撕竹、披竹三个程序。

看破竹挺过瘾。渔人买来截根去梢的青竹，先劈开十字形四等分的口子，卡入木棍，也可八等分，甚至更多，那就要看竹子的粗细了，然后抓住最上面的木棍用力往前推或往下压，竹子自然就“四分八裂”了。破竹的过程透着个“脆”字，动作的干脆，声音的清脆。“势如破竹”这句成语应该是从这儿来的吧。

接下来是撕竹。按照篾片期望达到的宽度，再在破开的竹片底部切开一个个口子，将竹片撕成一根根枝条。

最后是披竹。即将枝条披成篾青篾黄，一根枝条到底能披多少篾黄，取决于竹子“肉质”的厚度。

这时，渔人就可以编织下笼了。先分开编织，然后再组装。两个圆筒，两个倒须，一个盖头，一个套篓。将两个圆筒垂直缝合，相互通连，两端分别装上套篓和盖头，下笼就做成了。但还不能作业，这样的下笼扔到河里会浮在水上，沉不下去，也就张不到虾子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把下笼放到锅里煮。在荒地或河滩上，支一大铁锅，尺八的，倒上石灰水，一个一个地煮，要煮“熟”了才行。煮熟的下笼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就是经久耐用。

张下笼的通常是一对渔翁渔婆。一

个有趣的现象，那渔船是倒着行的。渔婆在船头荡桨，脸却对着船梢，渔翁呢，则在船梢收拾下笼。也好理解，一般渔船都是前窄后宽，前低后高，船头比船梢小，如不倒行，那么多下笼就不好堆放。

一条渔船张多少下笼，没有定数，有两三百的，有几十只的，可多可少。但有一点，所有的下笼要用绳子串连在一起。下笼可以上午张下午收，也可傍晚张凌晨收，有的索性边收边张，依气候、季节和虾情而定。下笼里的诱饵是面球。渔人把揉揪好的面团，搓成一根根细细的长条，再切成一个个拇指大的球儿，戳在套篓里的竹签上。

小时候，特别是放暑假了，我常常瞒着大人，偷偷到张下笼的渔船上玩。渔翁收起一只下笼，摇摇，有响声，打开盖头，将笼里的虾子倒进“虾护”里。我老是搞不清，那下笼到底是闻到面球的味儿，还是看到面球的影儿，才钻进下笼的呢？有时我会悄悄拎起下笼，虾护在慢慢上升的过程中，虾子是没有一点动静的，当下笼一旦离开水

面，那受惊的虾儿会泼刺刺地骚动起来，很好玩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则是静静地趴在船沿上，看下笼里的沼虾慢条斯理地游着。那长个子长须子的是公的，那短个子短须子的是母的；没子的是公的，有子的是母的。若干年后，当我第一眼看到齐白石画的虾子，就知道那是沼虾，游动着的沼虾，可同时又有一个疑问，白石老人的虾怎么都是公的？

最难忘的一件事，是在张下笼的渔船上吃了一顿“晚茶”。渔婆笑眯眯地端来一碗小圆子，像是元宵。我也不客气，端过来就吃，有点甜，有点咸，有点黏，还有点淡淡的腥味……反正味道怪怪的。我问渔婆，这是什么？渔婆说，下圆子。我只知道好吃，也没问个究竟，后来才晓得，这下圆子可不是虾肉做的，而是被下笼吃剩下的诱饵——面球。我这是“与下共食”了。大拇指大的一个面球被下笼吃得只剩一丁点大，常会跟着下笼倒进下护里。渔翁渔婆却舍不得扔掉，捡起来，淘淘洗洗，竟煮着吃了。

现在张下笼的恐怕不会再吃这种下圆子了吧？



## 骑行青海湖

□潘仁奇

想在青海湖游得尽兴，最好骑车。

先到西海。这里靠近青海湖，有很多租赁自行车或电动车的车行，店家可以提供相关的骑行设备。作为海北自治州的州府所在，这里曾经是中国原子城，一排排军营式的楼房，整齐坚固，焕发着军人般的威武阳刚。

说走就走，说骑就骑。诗在远方，更在脚下。孤独的旅人有着自由的灵魂。一个人的骑行，车轮是自由的，目光是自由的，心灵是自由的。沿途皆景，去留随缘。即使不说话，也可以和天上的云，身边的风，眼前的湖水对话交流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乾坤。千万朵油菜花铺天盖地肆意而激情的绽放，又是怎样的壮阔和美丽呢？

八月，正是青海湖油菜花盛开的时节。金色的地毯铺满湖滨，湖水把油菜花的金黄渲染得格外灿烂。金黄和蔚蓝，色彩强烈而炫目，再揉入湖岸边淡黄的沙丘，蓝天上飘逸的白云，花丛里跳跃的红裙，怎不令人心醉神迷？

位于青海湖西南角的黑马河小镇，是109国道与环湖西路的交叉口。许多游人会选择在这里过一宿。一来可以欣赏高原圣湖的日出，看红日从层层涟漪间缓缓升起，点亮云彩，照亮湖面，将

光明和温暖摄入人心。二来方便去茶卡盐湖，那里被称为世界的尽头，清浅的盐湖如天空之镜，让世界变得透明。三十年前我曾从鸟岛来到黑马河，为了搭一趟去格尔木的车，度过一个清冷的高原之夜。那时这里零零散散的只有几十户人家，可一目望断，数步量完。如今这里已是车水马龙，人头济济。“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”，鳞次栉比的餐馆客栈使这里到处能听到铜钱的声响和动人的歌音，即使到深夜，也不感到寂寞。

从黑马河到石乃亥再到泉吉，环湖西路靠近湖边，这里没有二郎剑那里繁茂的油菜花，只是绿茵茵的草地，湖水如宝石般湛蓝，似乎更契合“兴来每独往”的心情入驻。一顶白帐篷，一辆红摩托，一匹自在的马，一群闲散的牦牛，一位绕着玛尼堆转经的喇嘛，一丛在风中猎猎作响的经幡，把五彩的心愿舞向云天，飘向湖波。

神秘的青海湖波澜不惊，深不可测。风马招展，桑烟缭绕，一代又一代藏民对湖膜拜，颂真言，抛贡果，将装有青稞等五谷和蜜蜡珊瑚玛瑙粉的宝瓶投入青海湖，把虔诚的祈祷和期盼倾注在湖里。仓央嘉措，这位雪域最大的王，世间最美的情郎，将他充满灵性的

情歌唱到这里，也把他最后的身影隐没在这里。青海湖日夜不绝的涛声，可是他缠绵的歌吟？佛缘随波，风声入禅，托起一道彩虹，映照世间所有美丽的爱情和心灵。玉镜般的圣湖海涵地负，天光云翳间，蕴藏了多少说不完的故事探不尽的玄秘？

湖里有湟鱼。湟鱼是青海湖的宠儿，也是青海湖的天使。正当湟鱼洄游的季节，它们成群结队，溯流而上，奋力游动，向着它们延续生命的产卵地进发，云集蚁聚，密密麻麻。虽然一条湟鱼只有几寸长，但那么多湟鱼汇在一起，就成了一团云，一支洪流，一股磅礴的气势！“半河清水半河鱼”，壮观得令人目眩。

湖边的一顶帐篷旁，一块纸牌上写着“牦牛酸奶”字样。酸酸的，正好解渴。卖酸奶的是一位藏族老人。她说他们家就在附近的山里，平时放牧，夏天她就带着孙子在湖边向来往的旅人卖点家里自制的酸奶。老人罩着一件半旧的白汗衫，脸上的褶皱里注满慈祥，沉积着饱经沧桑后随遇而安的淡定。身后，湖波平静，湖水清澄，托起清澄的世宇。

一朵洁白的云，悬浮在湛蓝的天幕，似安详的天驹，又似含笑的度母，祥和，明净，一尘不染。

有一种野草，村庄里的人叫它猪殃殃。

我不识草。乡村里只要适合的土壤，麦田、河边、村前屋后就会有疯长的草，蔓藤的、长茎的。比如生命力极强的猪殃殃，在那儿都有它的身影，刚被刈去没多久，太阳闭了一下眼，天空挤了两滴眼泪，它又长出来了，最要命的是，这草连猪都懒得吃。

乡村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水的，夏天来了，村东头的水生像个泥鳅，躲着家人偷偷溜到永东河里游泳。父亲管得严，怕他玩水出事故，不让他下河洗澡，有时突击检查，看他是否撒谎，就用指甲在他手臂上轻轻地划，一旦划出白色的痕迹，证明他下过河，少不了巴掌招待。屁股上巴掌挨多了，水生也变得聪明起来，每次从河面上岸，都会在太阳下跑几圈，凉爽的身子很快又一身大汗，身上就刮不出白痕来。

躲过父亲的划痕，却给耳朵暴露了。有一天，在饭桌上，奶奶闻到一股味道，她朝水生看了看，眉头一皱，收拾完碗筷，便摁住准备出去疯的水生，她粗糙的手刚触碰到水生耳朵，水生发疯似地挣扎着。奶奶见状，心里明白了许多。慈祥的一把将他揽在怀里，细声地说：乖乖，你的耳朵在河里洗澡浸泡，耳朵发炎了，再不治麻烦可大了，我有个偏方，滴一滴就好。但这两天不能再玩水。

奶奶出门到猪圈后扯了一把猪殃殃，顺拢在永东河里漂洗了一下，放在大碗里，用木制的铲柄，一下一下地捣起来，在捣声中，茎软了，叶烂了，青涩的味在堂屋里散开，墨绿的汁水倒映着奶奶多皱的脸上，表情欣喜，温暖如春风。

水生此刻乖顺起来，奶奶先是取来火柴棒卷了一点棉花，轻轻地伸进水生的耳朵拭去脓，一进一去了几次，火柴棒上干净了许多，她这才又取了一根新火柴棒重新卷了棉花，放在草汁碗里浸泡。火柴棒的棉花蘸满了草汁，奶奶将水生的头侧放在她的膝盖上，左手将他的耳廓向后下方牵引，然后右手让蘸满草汁的火柴棒沿着水生的耳边，草汁缓慢流入耳底，一股带着奶奶慈爱瞬间占满水生疼与臭的耳朵，神奇的猪殃殃汁带着药香，丝丝的凉意，让永生感到无比的舒适。

稻儿颗粒归仓了，麦姑娘也出嫁了，散落在隔邦上的五谷杂粮也收的收，栽的栽。村西尾仁明清晨推开门，满眼都蒙上稀疏的露珠，树枝、屋顶、躺在地上的农具都湿漉漉的，他打了一个喷嚏。刚出笼的鸡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，黄狗围着他的腿来回地蹭。

仁明好久没有感冒了，只是近来几天收获出了些汗，嗓子有些不舒服，偶尔还流着鼻涕。

“着凉了吗？”女人略带娇情。“没事，再去把北滩子的麦碾产一下，就可以放心地歇息了。”仁明若无其事地回。

妻子从菜园里找来两株猪殃殃，感觉它没有春夏那么肥壮，只是绿得深沉。有意思的是，深秋的菜圃里，猪殃殃还在一个劲地浓密着、拥挤着。乡村的元气太足了。她铲起洗净后，切几片生姜放在一起煮，烟囱里漂着生活的温度，仁明端着略带苦味的一碗沸水，用筷子一揀变色的猪殃殃，嘴靠着碗边轻轻地吹了一下，袅袅升起的热气直沁入他的鼻息，汤水到嘴处，吞咽时是一种享受，快意清苦的苦味中，散开就是妻子的一份爱心。

猪殃殃，一个难听的名字，一株平常的野草，我开始喜欢它了，因为它渗透着一股浓浓的亲情。



猪殃殃

□徐兴旗